

# 鑑湖女俠秋瑾

(三)

王 成 聖

## 組十人團深入會黨

秋瑾把信芬鑲芬的故事說給每一位同志友好聽，發動大家捐錢幫助她們自立，居然募到了一筆款項，讓她們脫離了陳夢坡，回到國內，進學校讀書，然後自力謀生，揀人而事。陳夢坡愛妾驟然下堂去，連他自己都莫知所以。後來雖然知道了是秋瑾在革他的命，可是，伊人已杳，而且自己一向又以維新份子自居，當然也祇有啞巴吃黃蓮，說不出的苦了。

至於陳擷芬呢？她和秋瑾同為我國最早的女權運動者，父親納妾，久已不憚。一旦解決，自是非常的高興。她和秋瑾友誼更篤，工作得更起勁。從而秋瑾、陳擷芬兩人通力合作，聯絡留學生中的女同志，組成我國第一個女權運動組織——共愛會，推舉秋瑾為會長。

秋瑾說的是湖南話，也有着湖南人的辣椒脾氣，她自認湖南是她的第二故鄉。因此，她在日本留學的時候，最初認識並且接近的，幾乎全部都是湖南留學生。頭一位，便是留學生界為國民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——劉道一。劉道一字炳生，湖南衡山人。他的哥哥劉揆一是革命鉅子黃克強（與）最親密的伙伴，兩兄弟曾與黃興合組華

興會，並在長沙北門正街開辦明德學堂，培養革命幹部。揆一道一兩兄弟都是同盟會的中堅份子。同盟會成立後，道一首先自動請纓，回湖南從事革命工作。運動軍隊，重振會黨，發動萍瀏起義。却是劉道一不幸在長沙被清吏逮捕，審問時，清吏搬出刑具相脅，二十二歲的劉道一，厲聲叱道。

「士可殺，不可辱！死便死吧！」

浩然正氣，莫可禦京，連清吏也為之氣奪色沮，不敢用刑，置之於獄。劉道一在獄中居然能够感化獄吏，冒險替他傳送書信，通知革命同志說：

「道一必不忍以父母所授之軀，為毒刑所壞。彼若刑訊，吾則自認爲劉揆一，以死代兄，吾志決矣！」

但是，長沙清吏却來不及給他以死代兄的機會。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十一月十六日，劉道一就義於長沙東南方的瀏陽門外。孫中山先生時在東京，聞耗震悼，曾經輓以詩曰：

半壁東南三楚雄，劉郎死去霸圖空，尚餘遺孽艱難甚，誰與斯人慷慨同！塞上秋風悲戰馬，神州落日泣哀鴻，幾時痛飲黃龍酒，橫攬江流一莫公。

劉道一是影響秋瑾一生最鉅的一位革命先烈，因為，秋瑾紹興起義，原是湘皖浙三省大舉事中的一環。

原來，秋瑾結識劉道一以後，便在秋瑾的策動之下，成立了一個「十人團」。十人團的宗旨在於：「推翻滿清，光復中華」。組成方式是化革命同志為兄弟姊妹。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。「十人團」的組成份子秋瑾、劉道一、劉佛紹、王慕周、侯菊園、馮煥明、黃人璋、于琛、成邦傑、李秉章。當劉道一確難的消息傳出，「十人團」的十兄弟姊妹椎心泣血，痛哭流涕，除秋瑾已在國內，其餘九人旋即相率返國。各揭義旗，為劉道一報仇雪恨。

劉道一曾經向秋瑾指出！革命起義必須運用軍隊與會黨所結合而成的力量。至少也要在會黨發難以後，發動軍隊起而響應，他曾以萍瀏起義的失敗為例，一針見血的說：

「會黨既難獲有充份的軍械，又缺乏軍事訓練。倘使得不到軍隊的支援，那就會一敗塗地。例如我們上次在萍鄉、瀏陽舉事，會黨兵分五路，力量分散，調動不靈，尤其不獲軍隊的支援或響應，當然難逃失敗的命運。」

秋瑾由而深知會黨是一支唯一可資信賴的主

子。大喜之餘，她立即由上海趕赴紹興，到城裏的熱誠小學校，去和徐錫麟籌商革命大計。

徐錫麟，字伯蓀，浙江紹興東浦人，誕生於同治十二年（一八七三）十月二十八日，比秋瑾大兩歲。先世係紹興望族，父親徐鳳鳴，一生崇奉宋儒。母親嚴太夫人，生了徐錫麟兄弟姊妹十一人。徐錫麟居長，自小聰明絕頂，祇是秉性剛愎，不論什麼東西到了他的手上，無不隨用隨毀，因此不為他父親所喜。徐錫麟十二歲那年，曾經隻身離家，跑到錢塘當小和尚去了。他的家人費盡心力，才把他找回家來。教他讀書，他能一目十行，歷久不忘。特別喜歡算學和天文，經常深夜不寐，觀察天象。小少年紀，就能別出心裁的手製一具直徑三尺的渾天儀，使他的家人親友大為驚異。



青年時代的徐錫麟，長得面容清癯，身體瘦

秋瑾的表哥徐錫麟，安慶之役擊斃皖撫恩銘，竟慘遭破腹挖心。

弱，兩眼患深度近視，個子瘦瘦小小。平日沉默寡言，不苟言笑，內心中却有火一般的熱情，而且慷慨尚義，最喜歡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二十

一歲中秀才，他父親在紹興經營一月天生綢莊，一月泰昇燭店，生意非常之好。家境既富有，便指望徐錫麟青雲直上，光大門楣，因此他對徐錫麟轉憎為喜，一心一意想他讀書上進。然而徐錫麟胸懷大志，視功名如草芥，兩父子因而又有了新的矛盾。中秀才後，徐錫麟便開始致力於社會公益事業和教育事業，出任山陰縣學堂堂長，使他的父親大失所望。徐錫麟在故鄉與利除弊，熱心公益，經常引起地方上頑固士紳的阻撓和反對，但是他從不灰心，繼續埋頭苦幹，這是他接受西洋新文化、新思潮後的第一個階段；——致力於社會的改革。

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）秋，紹興府學堂聘他為數學老師，這是徐錫麟第一次學以致用，施展長才，不多久他便聲譽鵲起，成為紹興最有名的數學教員。紹興知府熊起蟠，特地將他收為門下，陞任他為府學副監督。兩年後，他父親強迫他應鄉試，祇中了個副榜，使他大為懊悔，因而他慨然語人：「大丈夫當創大事業，豈能偏促轄下，以終其身?!」

### 英雄豪傑大會浙中

是年日本舉辦大阪博覽會，徐錫麟和同校的一位日本教員平賀深造，結伴前往參觀。時值留日學生籌組義勇軍，準備開到東北

抗拒俄國入侵。徐錫麟親眼目睹留學生蓬蓬勃勃的朝氣，蘊藏烈烈的愛國精神，不禁大受感動。他自動出席東京留學生界救援章炳麟因鼓吹革命

下獄大會，捐了一筆錢，引起革命黨人陶成章、龔寶銓的注意。雙方由自我介紹而結識，頓成革命志友。陶、龔二人又陪他去見另一位革命巨子鈕永建。徐錫麟聽鈕永建一席長談，剖析天下大勢，從而使他下定決心參加革命。他買了一批革命書籍，刀劍武器返回國內，在紹興大談排滿覆清，建立民國，讓他父親屢戒無效，着急非凡。這位徐老先生唯恐徐錫麟闖下滔天大禍，罪及家門。他便分了一筆財產給徐錫麟，命他出嗣一位已逝的伯父。沒想到徐錫麟得了一大筆錢，正好招兵買馬，放手大幹了。

徐錫麟先在故里東浦創辦一所熱誠小學，功課注重點兵體操，還聘請軍樂家來教軍樂，成為我國提倡，並實施軍國民教育的第一人。為時未幾，外間便謠言紛紛，都說徐錫麟就要用學生軍造反了。他的父親聞訊大驚，逼徐錫麟把熱誠小學解散。徐錫麟則力辯決無此事。可是，不旋踵他又籌設越羣公學，開創特別書局，專門供應提倡新文化，乃至昌言革命的書籍。徐錫麟進行革命勇猛急進，紹興知府心裏一駭怕，乾脆把他的副監督之職免掉。

一面辦學訓練革命幹部，一面週遊各地，結交英雄豪傑。徐錫麟先和平陽黨首領竺紹康結為刎頸之交，使平陽黨的一萬餘名會眾俱能為他所利用。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冬他到上海，見到了光復會會長蔡元培，和同時自東京返國的陶成

章一齊加入光復會。翌年正月回紹興，又帶了幾名弟子漫遊諸暨、嵗縣、義烏、東陽等地，招賢納俊，充實光復會的組織。同時在每一個縣城倡立一所體育會，聚集幾百名學生學習射擊。不久蔡元培的堂弟蔡元康從上海到紹興，告訴徐錫麟黨員有行規錢莊，得款助軍需的計劃。徐錫麟馬上就向同志許仲卿借了五千元，到上海去買了五十支後膛九響槍，二十萬發子彈，托詞各學校實習體操所用，悉數運到紹興，存放在紹興府學。再說服豫倉董事徐貽蓀，商借倉庫房屋，就原址設立了大通師範學校。由竺紹康派二十名得力的黨員，住在學校充學生。其實，大通師範學校之設立，完全是爲了隱藏規奪錢莊的同志，以及存放槍械子彈之用。這個師範學校只收了一名自動來投的學生，那便是往後成爲徐錫麟、秋瑾得力助手的會稽人陳伯平。



「猛回頭」作者陳天華，因支持秋瑾抗議日本政府杯葛留學生發動罷課，竟至蹈海自殺，以勵同志。

規奪錢莊的計劃久久不能實現，徐錫麟便改變方針，他想利用大通開學之日，遍邀紹興清吏到校觀禮，然後發動起義，一網打盡，佔領紹興府城。但是陶成章表示異議，他打開地圖詳加說明，浙江地勢不宜於守，要取浙江必需先取安徽，再定京滬，全面控制長江下游。徐錫麟很同意陶成章的戰略觀點，只好把原議打銷。改爲以學校爲掩護，大批訓練革命幹部。由徐錫麟主持訓練事宜，陶成章、龔寶銓二人遍遊全省各地，邀集會黨頭目前往接受革命洗禮與軍事訓練。

但是徐錫麟仍嫌這個計劃進行遲緩，太費時間，他亟於積極發動起義，便想東渡赴日學習軍事，然後回國担任軍官掌握軍隊，再發動軍隊大舉革命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他的表妹秋瑾從日本返國，所以徐錫麟見到秋瑾時確是喜從天降，高興萬分。他和秋瑾暢談他的革命大計，邀秋瑾加入光復會，把浙江一省起義的重責大任全部交給秋瑾。然後，他再請許仲卿投資五萬元。拿這五萬元上下打點，果然有錢可使鬼推磨，浙江巡撫滿人將軍壽山特准徐錫麟等五人出洋學習陸軍。由於秋瑾在日本還有許多未了之事，她還得先到東京去走一趟。徐錫麟乃將校務暫時委託曹欽熙，練事由呂熊祥暫代，以俟秋瑾之來。徐錫麟乃於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冬，帶着妻子王振漢，學生陳伯平、馬宗漢等赴日深造。

### 中山先生推重女俠

秋瑾從徐錫麟家回到自己的家中，盤桓了一段時期，結識了平陽黨首領竺紹康，並且從旁協助曹欽熙、呂熊祥二人辦理大通學校的幹部事宜，然後再回日本。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六月十七日（陽曆七月十九日），孫中山先生自歐洲抵達日本。六月二十八日（七月三十日）經東京赤坂區檜町三番，日人內田良平宅，舉行中國同盟會籌備大會，由孫中山先生主持。第二天，劉道一、馮自由聯袂往訪秋瑾，告訴她同盟會籌備大會中，有許多同志提起，應該邀請鑑湖女俠秋瑾加入同盟會，問秋瑾本人意下如何。秋瑾非常高興的一口答應了。是年七月二十日（八月二十日）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席上，秋瑾便成爲惹人注目的一位。她正式宣誓加盟，在蔣尊簋之後成爲浙江革命同志中第二位同盟會會員，因此她被推選爲中國同盟會浙江分會主盟人，也就是浙江分會會長。

中國同盟會總理孫中山對秋瑾頗爲重視，在秋瑾加盟入會以後，每當她出席會議起立發言時，孫中山先生一定會鄭重的加以介紹說：「這位秋瑾同志，是我們中國女性的模範，也是我們革命黨的生力軍，同志们請注意她的寶貴意見……」

徐錫麟一行抵達東京後，連連碰壁，很不得意。起先徐錫麟請日本外務省通商局長石井菊次郎介紹他進入日軍聯隊，由於他並非軍人出身，被婉拒。再投考振武學校，又以近視眼未獲錄取，後來他改投陸軍經理學校，又爲校章所限制。滿懷壯志雄心，連連受挫，但是徐錫麟仍不灰心。他請秋瑾介紹他的太太王振漢進入一間女校，就此將王振漢留在日本，他自己則決定回國另起爐

灶。秋瑾設宴爲他餞行，雙方約定，徐錫麟到北方去花錢謀官，希望能够在安徽獲得一個職位。然後秋瑾回浙江，準備安徽、浙江兩地同時舉事，一舉光復東南半壁河山。

送走了徐錫麟，日本旋即掀起了中國留學生總罷課的大風潮。起因是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成立後，留學生的革命活動日趨積極，日本業已成爲中國革命黨的大本營，使清廷大爲震懼，因而運用外交手段，唆使日本文部省頒佈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，嚴格控制留日學生的活動。當時的革命同志對於這一件事有著兩種不同的主張：一派主張靜觀其變，忍辱負重。另一派則以秋瑾、田桐、石瑛、易本義等人爲首，主張採取行動，表示抗議，必要時不惜休學回國。

秋瑾一連幾天奔走各校，聯絡同志，又在留學生會館舉行會議，由秋瑾慷慨陳詞，痛陳利害，結果是大多數的留學生都同意了秋瑾的主張。立刻罷課，堅持到底。秋瑾旋又往訪同盟會發起人之一，「猛回頭」、「警世鐘」的作者湖南新化人陳天華，徵詢他的意見。那一天，正好陳天華在「朝日新聞」上讀到一篇抨擊中國留學生的文章，內中有「放縱卑劣」一語，使他大爲憤懣。陳天華氣得中輟了他的另一篇革命文獻：「獅子吼」的寫作，他痛心疾首的對秋瑾說：

「留學生一定要團結起來，應付外來的困難。我贊成罷課，但是罷課的行動必須一致。我就要去勸告那些反對罷課的同志，請他們不要破壞罷課的一致行動！」

秋瑾覺得很感奮。然而，當她臨辭出時，陳

天華還在以激動的語氣，一再的叮嚀她說：

「我們既然發動了罷課，就要堅持到底！萬不可半途而廢！」

令秋瑾無從想像的是，這就是她和萬流崇仰的陳天華的最後一面。

### 發動風潮異域被捕

日本各地八九千名中國留學生總罷課果然實現了，陳天華却爲了鼓勵留日同學堅持到底，付出了他寶貴的生命，在大森海灣投海自殺。秋瑾聞耗，至爲震悼，馬上就邀了幾位同學，趕去給陳天華料理後事。她在陳天華的寓所，找到了他的未完成手稿：「獅子吼」，還有一封絕命書，在絕命書的末段，寫出了他所以自殺的原因，陳天華沉痛已極的說：

「……近該國文部省有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之頒，其剝我自由，侵我主權，固不待言。同學諸君倡爲停課，宜全體一致，始終貫徹，萬萬不可互相參差，貽日人以口實。幸各校同心，八千餘人不謀而合，此誠出於預料之外（筆者註：實則都是秋瑾等人奔走呼號的功勞），且喜且懼！喜者何？喜吾人果有此團體也。懼也何，懼不能持久也。」

「然而日本各報，則詆爲『烏合之衆』，或嘲或諷。如朝日新聞等，直詆爲放縱卑劣，則真不可磨之玷也！鄙人痛心此言，欲我同胞時時不忘此語，力除此四字，而做此四字之反面。堅忍奉公，力學愛國。恐同胞不見聽，而或忘之，故以身投東海，爲諸君之紀念。」

秋瑾曾經再度召集一次反對取締留學生大會，兼以追悼陳天華，她曾聲淚俱下的宣讀陳天華絕命書，並且大聲疾呼的說：

「我們敬愛的學長陳天華，已經犧牲自己的生命。他正是爲了喚醒我們愛國與力學而死。可是，罷課及今，日本政府仍然並未悔悟。他們仍舊要取締我們，使我們在這裏仍舊不能自由的讀書與生活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國去辦學？爲了力學和愛國，我們就該立刻離開日本，回中國去！」

當時，聽者動容，羣情激憤，會場中爆發出一波又一波的怒吼：

「我們就該離開日本，回中國去！」  
散會後，秋瑾、田桐、胡瑛、易本義，一共三十餘位熱血沸騰的中國留學生，收拾行裝，啓程返國。秋瑾尤在瀕行之際寫下一首無比沉痛的七律：

### 感時

忍把光陰付逝波，這般身世奈愁何？  
楚囚相對無聊極，樽酒悲歌涕淚多。  
祖國河山頻入夢，中原名士孰揮戈，  
雄心壯志消磨盡，惹得旁人笑惡魔！  
鍊石無方乞女媧，白駒過隙感韶華，  
瓜分慘禍依眉睫，呼告徒勞費齒牙。  
祖國陸沉人有責，天涯飄泊我無家，  
一腔熱血愁回首，腸斷難爲五月花。  
離日返國前，秋瑾又給留日友好同志寫了一封長信，這是秋瑾一生所遺留的最重要的一件函

贖，因為，這正是她的絕命書。秋瑾在這一封重要函牘中，有如次的一段莊嚴誓詞：

「吾自庚子以來，已置生命於不顧。即不獲成功而死，亦吾所不悔也。且光復之事，不可一日緩。而男子之死於謀光復者，則自唐才常以後，若沈蕪、史堅如、吳越諸君子，不乏其人。而女子則無聞焉，亦吾女界之羞也，願與諸君交勉之！」

這便是中國最偉大的女權運動者秋瑾的莊嚴誓詞，她不惜一死，為全中國女同胞爭光。

秋瑾決心回國，正在摒擋一切。有幾位同志提出建議，為了表示他們輟學回國是積極的去從事革命工作，而非消極的逃避惡劣環境。應該組織一個敢死隊，一回國就進行革命。秋瑾覺得這個意見非常之好，她立即應允，馬上着手進行，召集了一個回國同志籌備會，全體回國同志無一缺席，而且全都自發自動的願為敢死隊員，推舉秋瑾為敢死隊長。詎料，正在秋瑾登台致詞，勗勉同志時，突然有大批日警開到，將會場團團圍住，然後唱名逮捕，將秋瑾和另外幾名同志，當場逮捕，並且押了就走。

### 氣壯理直面折公使

會場中剩下來的那些同志們悲憤交集，急切無奈。只好奔往中國同盟會總部，向孫中山先生求援。那一頭，秋瑾等人已經被日本警察送到了大清帝國駐日公使館。秋瑾當下心明明白，原來她們的被捕，是清吏卑劣的伎倆，無恥的手段，唆使日本警察來幹的。

秋瑾等人被推到公使館大廳，日警則先已離去。等了許久，方見清廷駐日公使楊樞，滿面秋霜，裝模做樣，從內衙轉出大廳上來。一見秋瑾等人，便怒目相向，重重的一拍桌子高聲咆哮：

「你們為什麼不好好的唸書，就曉得今天開會，明日演講。鬧得諸神不安，雞犬不寧？我聽說：你們之間還有人在大道不道，妄想倡言革命，顛覆朝廷！妳……妳們實在是狂妄已極，罪無可道了……」

吼到這裏，楊樞忽又頓住。邁出公座，踱到秋瑾跟前，猛可的伸手一指，直指鑑湖女俠秋瑾的鼻尖。他石破天驚般問：

「妳！妳知罪嗎？」

堂堂鑑湖女俠秋瑾，豈是色厲內荏，狐假虎威的楊樞所能唬得住的？楊樞虛張聲勢的這一問，秋瑾却立即抗聲答道：「我不知罪！」

受了大出意料之外的一次迎頭痛擊，楊樞倉皇失措，無可奈何。他唯有向他手下的屬吏、傭僕之流求援，一疊連聲的對他們大發牢騷的說：

「你們瞧瞧，你們瞧瞧，這個女學生的嘴巴有多硬？她還說她不知罪呢？」

秋瑾斂容正色，理直氣壯的高聲說道：

「楊大人，你是做官的。你須知道，倡言革命，顛覆朝廷，那是殺家滅族的罪名。而我們都是學生，利用課餘之暇，開開會，講講話，無非是同學之間相互切磋，相互討論，相互發表心得。這不但為學校當局所許可，所鼓勵，而且也是無可厚非的人情之常。為什麼我們同窗硯友之間的正當交往，也會被楊大人看成倡言革命，顛覆

朝廷的大逆不道之舉呢？莫非是楊大人別有用心，想要故入人罪，羅織成獄嗎？」

一番話，義正詞嚴，如挾風雷。質問得楊樞瞠目結舌，啞口無言。格格難吐好半天，楊樞方始一聲長嘆，脹紅了臉，向秋瑾尷尬的笑着說：

「好好好，算妳說得有理，是奉大臣誤信人言，錯怪妳們了。不過，從今以後，奉大臣希望你們埋頭讀書，不要附合革黨，滋生事端。」

秋瑾和那幾位同志，被楊樞送到辦公室外，重獲自由。秋瑾認為茲事體大，便去報告孫中山先生。中山先生業已獲知秋瑾等人被捕入清使館的消息，正在召集會議，籌商如何援救。及見秋瑾平安無事歸京，大喜過望。慰勉了秋瑾幾句，秋瑾餘憤未平，她報告中山先生說：

「清廷專制殘暴，竟用此卑劣手段，對付留日學生，令人忿不能忍。他們不知道壓力越大，反抗越強。會長，我已決定即日回國，積極從事革命工作。」

中山先生聆後，非常高興。他向秋瑾解說長江下游革命起義計劃，並且預先透露說：

「今年早則八九月間，遲則入冬，我也許回上海一次，也可能去一趟蘇州。因為目前本會正在發動南洋華僑捐助軍餉，預備購買五艘兵艦，十艘魚雷艇，乘夜間自吳淞口駛入長江，以猶太人擔任駕駛，使用外洋各國旗號，裝運軍火，支援起義。這些艦艇至遲明年七八月間可以經由大西洋東來。在這一段時期裏，我很希望秋同志能够徵集革命同志，編練收軍，等到我們的艦艇源源運來武器彈藥，立刻可以發動。」（未完）